

大象

学术


译丛

沃尔特·佩特 著

徐善伟 译

刘军 校

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

 大象出版社


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

Plato and Platonism

[英] 沃尔特·佩特 著

徐善伟 译

刘 军 校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英)佩特著;徐善伟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2. 3

(大象学术译丛/陈恒, 王秦伟主编)

ISBN 978 - 7 - 5347 - 6332 - 8

I. ①柏… II. ①佩…②徐… III. ①柏拉图(前 427 ~
前 347)—人物研究②柏拉图主义—研究 IV. ①B502. 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3904 号

大象学术译丛

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

沃尔特·佩特 著

徐善伟 译

出版人 王刘纯
特约编辑 王嘉黎
责任编辑 刘东蓬
责任校对 钟 骄
书籍设计 付锁锁
监 制 杨吉哲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8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制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8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二环支路 35 号

邮政编码 450012

电话 (0371)63956290

本书根据麦克米伦公司 1893 年版译出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者

为了给学习哲学的青年学生作演讲,我写成了此讲稿,该卷即由这一讲稿组成,现在将之付梓出版,以期引起更多青年学子的关注。至于柏拉图主义,我并不是指任何一种新柏拉图主义,而是指柏拉图学说的最主要原理。书如其人,我力图按照他自己书中所呈现出的他的本来面目,去领会他的学说与他本人之间的密切联系。

沃尔特·佩特

译者弁言

沃尔特·佩特(1839—1894),英国著名的随笔作家和评论家,出生于伦敦的斯太普尼区(Stepney),其父亲是一位外科医生。1859年10月,他进入牛津大学女王学院学习,不久就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成为一位怀疑主义者。在大学期间,佩特广泛涉猎了达尔文、马太·阿诺德、约翰·罗斯金等人的著作,大学毕业后,于1864年被推选为牛津大学布拉斯诺斯学院古典学会会员。19世纪90年代,佩特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位评论家的声望。佩特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提倡“唯美主义”的杰出代表,“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坚定支持者。佩特坚信,理想的生活应包括培养人们对美和深奥的事物的欣赏。因而,他被当时的公共知识界看做“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实践者”。最近几十年,佩特重新引起了评论家们的极大关注,并把他看做英文文学中现代主义最为重要的源头。佩特著述广泛,内容涉及古典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浪漫主义时代直至他所处时代的文学、哲学、历史和艺术等。1873年,佩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文艺复兴史研究》;1885年,佩特又出版了自己的另一部名著《享乐主义者马里乌斯》,该书探讨了马克·奥里略时代一位罗马青年人的智力和精神的发展情况。佩特的其他著述还有:《想象的肖像》(1887)、《鉴赏》(1889)、《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1893)、《家中的儿童》(1894),以及他去世后出版的两部著作《希腊研究》(1895)、《拉图尔的加斯顿》(1896)。笔者选译的《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是佩特研究希腊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刚出版时曾受到过柏拉图研究者的好评,今天应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之邀翻译出版,期望对国内学术界的柏拉图研究有所助益。

徐善伟

目 录

译者弁言

1

第一章

柏拉图与运动说

1

第二章

柏拉图与静止说

16

第三章

柏拉图与数的学说

33

第四章

柏拉图与苏格拉底

49

第五章

柏拉图与智者派

65

第六章

柏拉图的天赋论

82

第七章

柏拉图的学说

99

第八章

拉凯第梦

131

第九章

《理想国》

156

第十章

柏拉图的美学

178

译后记

190

第一章

柏拉图与运动说

在产生理智的世界中，正如在有机物繁衍的世界中一样，自然不会突然造成发端。自然不会一下子创造出任何事物(Natura nihil facit per saltum)，而且在哲学的发展中也没有任何绝对的开始。我们也许去确定这种或那种学说与思想的起源，例如确定“回忆”说或“永久溢出”说的源起，确定“归纳法”理论或通常用哲学观点去考察的那些事物的起源，而专家也能为我们找到若干初期的有关此种学说和智力倾向的预见。最初步的智力分析行为是从容进行的，最初步的理论知识是极其简明扼要的，而没有它们，我们也几乎不可能去理解人类的思想，它也必定会发展，会变得难以理解。包含在某些醒目的短语中的一个极其普遍的法则，例如赫拉克里特的一个短语——“一切事物都在退让”——可能会因其新颖而震惊了一个特定的时代，但它之所以获得人们的青睐，只是因为它一直扎根于自然界的某处，虽然它仅仅是人类心智本身不甚成熟的一种直觉。

在许多人看来，柏拉图简直就像是哲学的创始人。他极大地促进了哲学的发展，使其从爱奥尼亚学派和埃利亚学派那种粗略或混乱的科学探索开始，到范围甚广且甚为完美的哲学著作的出现。他在整个知识领域所持有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并不仅仅是一种进步。就理解力、深刻性和魅力而言，在其之前的任何哲学家都真的无法与他相比。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在人类思想史的童年时代，柏拉图的成就完全是一种新生事物。然而，事实上，在柏拉图所进入的这一王国，人们几乎早已厌烦了哲学争论，并且被各宗派的反对意见和对立学派的主张弄得不知所措。语言和思想的程式早已趋于复杂化，他所处的那种氛围中有一种有碍健康的遭废弃的玄思因素。

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当涉及宇宙起源时,他较少以一种新理论的创造者出现,而更多的是以保守理论的折中主义评论家而出现,他自己甚至为正反两方的理论弄得有些不知所措。而正如我们所知晓的,有一种所有物质理论的仓库,因此在阅读巴门尼德的著作时,我们可能会认为,所有形而上学问题都已由柏拉图思想作了传递。尽管一些早期坚韧的思想家的成果已不复存在,但它们却已成为了柏拉图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其哲学中,这些成果无处不在,当然它们并不像新建筑中随处可见的某一古老大厦中的那一偏离主题的雕刻壁角,而更像他用以建造大厦的那一石块中的早期有机生命的微小遗迹。其学说的核心和内在原理激励我们要追溯得更远,不仅要追溯到他最亲近且高深莫测的先生——苏格拉底,他的思想主要留存在柏拉图的记载中——而且还要追溯到从前活跃在希腊、爱奥尼亚和意大利的各种玄学的思想学派;追溯到更远的诗歌时代,在这一时期,人们首次从事哲学认识所获得的成就还几乎不为他们自己所知晓;追溯到比这次无意识的哲学认识更远的时代,即在有才智的人士中所出现的某些宪政主义趋向、各种宗教和预言,似乎像这样在古老的印度和埃及文明中所产生的,仍然在对我们产生影响的一些类似于柏拉图思想的东西。就像他所运用的语言一样(我们发现语言也是如此,当我们依次从柏拉图上溯时,就追到了他的那些前辈),柏拉图的思想也隐含着前人努力的印迹,并且也有其早期的经营者。假如有时我们有意识地阅读他某些有关现代知识的预想,那么很显然,我们也会置身于往昔遗留下来的思想之中,置身于一个诗歌的或半梦幻的世界之中。姑且不论柏拉图清新、美妙的文风,在其思想中,不存在任何绝对新颖的理论。进而言之,正如在天才们所创作出的众多极具原创性的成果中,那种看似创新性的成果也是旧有的,也如一本重新抄写的手稿,一件用旧毛线织出的挂毯,或者像一副动物的骨架,其每一个微粒都已经生生死死多次了。我的这一论断并非言过其实。只有那种富有生命力的有关凝聚力的原理是新的;人所熟知的思想通过新颖的设置而获得一种新的观点、思想和表达。换句话说,其形式是新的。但是,正如在所有其他艺术品的创作一样,在哲学著作的创作中,完全意义上的形式就是一切,而纯粹的内容则无足轻重。

有三种可以指导哲学观点或所有其他理论观点的批评方法。首先,我们可能认为,柏拉图在《理想国》所提出的学说中,真理与谬误并存,就此而论,今天的学生可以接受之,亦可抛却之。这是一种武断的批评方法,评判人类思想的任何一种成果,不论它与某人的思想是对立的或者是有差距的,都依据它与培根或斯宾诺莎、密尔或黑格尔之设想的一致性,都根据某一特定的批评家的思想偏好而作出。

其次,还有一种更为大度和更为折中调和的方法,其目标在于从散布于争奇斗艳的各个学派的各种各样的真理中挑选出精华部分。这种方法曾在大规模的诠释时代得以盛行,但在开始,其自身的影响力却是微弱的,像3世纪的亚历山大的新柏拉图主义或15世纪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主义。其天生的缺陷则是倾向于曲解它声称要阐释的那一学说的真正特征,由此,它可能会使有益的思想与一种预先构想体系中的其他原理相一致。

武断和折中的批评也同样存在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纪。在黑格尔和他的始终处于变动的“时代精神”(Time-spirit)或Zeit-geist这一主导理论的影响下,它们让位于第三种批评方法,即历史的方法,而该方法要求我们以之取代我们正热衷的那一学说或体系,或取代诸如《理想国》这一古典哲学思想的典范,假如我们要真正理解它,我们就应尽可能将之放置到其实际产生的环境之中——知识的、社会的、物质的环境之中进行阐释。各时代都有其自己的时代精神和特性,而在每个时代也存在着一种特有的整体环境,这决定着那一时代所创造出的一切——商业与艺术、时尚与推论、宗教与风俗、人们的神情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特征。除了从其自身所处的时代,并且从其始终处于变动着的“长期过程”(secular process)中所特有的观点出发去加以认识,否则,人类自身所作出的任何计划确实是难以理解的。哲学、知识生活与共同的或整体的历史休戚相关,哲学体系的研究者有必要培养自己的“历史感”,它通过如下的确信过程而达到,即有许多是正常的,可乍一看上去却是反常的,经一个阶段的思考才为我们找到一种合理的含义。一棵长得奇形怪状的松树可能会成为英格兰一块草地上的天然畸形植物,假如我们左思右想,把它放回到充满狂风暴雨的阿尔卑斯山——这个曾对其生长起过决定性作用的狂暴

环境之中,那么我们将之理解为一种奇特植物就是不可避免的,也合乎依据那些可靠事实而作出的正确推理。因此,当我们将那些充满空想的信仰,如柏拉图的“共产主义”,与相关的事实、其周围的环境——它们确实是其中的一部分——适当地联系起来时,这些信仰自然有其正当性。

如同在有机界一样,在知识界,一项特定成果的正常或反常特征,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都是由“环境”所决定的。因此,在对柏拉图进行诠释时,一位年轻学者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在辩论中偏执于自己的一方,去采纳或驳倒柏拉图的观点,对柏拉图思想中那些似乎缺乏一致性或于理不通的观点加以修正或辩解;更不用说为了某种理论或自己的信念而为自己提供论据。他的职责更多的是要带着一种严格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明智地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过程,正如他目睹一项技巧比赛一样。由于《理想国》所具有的戏剧性意味,阅读这部作品就像阅读《哈姆雷特》抑或《神曲》那样,最好要留心那种强大的、统治性的理智状况,在一系列理所当然不会重复发生的复杂条件下,立刻对之产生顺从或抗拒,而将其自身演化为一部伟大的文学经典。要恢复柏拉图的本来面目,最终应从其希腊前辈和同代人的思索趋向出发,从希腊人的一般生活趋向出发进行推导。这就是历史方法的真正目的,即是说,这是对他进行真正的批判性研究的目的。

因而,在柏拉图《理想国》的开始,这种历史精神的实质使我们铭记如下事实,即该书中的某些最重要的思想部分来源于初期的思想家,而我们恰好掌握有关他们的单独资料。在希腊人早期那种奢华而繁忙但又如此悠闲自得的生活中,散布在各地的几个人开始了有意识的哲学反思。他们思考某些简单朴素的事物、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思考周围处于变动中的有形世界。自从得到黑格尔的关注之后,柏拉图的许多前辈智者也在最近几年受到了一大群评论家的密切关注,而从柏拉图著作的结构中,我们确实发现,这些前辈智者的思想甚至言辞显然与《理想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毕达哥拉斯,一位悲观的、带有部分传奇性的数学和音乐哲学的奠基者;巴门尼德,“我的先辈巴门尼德”,埃利亚学派的核心人物;第三位是赫拉克利特,“宇宙处于永不停息的变化之中”这一理论的创立者。毋庸置疑的是,

我们对这三位导师的认识是极其不完整的和模糊的。但是,使我们对之获得更为明确认识的一种途径就是通过阐明他们对柏拉图著述所产生的直接和实际的影响。

赫拉克里特是一位以散文体书写哲学的作家,但他仍然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有一半具有诗意的象征,有一半是普通的事实,它别具一格,晦涩难懂,但却具有启发性和攻击性。不要忘记——作为一位散文作家,他很可能也被认为是柏拉图的前辈之一。虽然早年的柏拉图也是一位赫拉克里特的追随者,然而赫拉克里特对他的影响却是通过他对赫拉克里特学说的对抗和反叛而实现的;柏拉图抵制任何有关运动存在的哲学,正如我们所言,他有某种“固有的观念”。以弗所(Ephesus)的赫拉克里特(那时的以弗所有何重要性,可从如下事实得到说明:它是爱奥尼亚同盟的12个城市之一)大约在柏拉图出生前的40年就已故去。在那时,以弗所是爱奥尼亚常设的宗教生活中中心,它本身很晚才摆脱僭主的统治,赫拉克里特属于古老的世袭显贵阶层,有着贵族的血统和性情,在依然充满声誉的希腊民主的极度喧闹之中,他对政治实体和物质存在的思考是易变的,虽然这并未打乱其内心的宁静。事实上,在早期,知识体系可能也具有易变性,所以那种曾经流行的思维和实践方式已经过时了。毫无疑问,各帝国曾循环地产生和消亡;同其他地区一样,在以弗所,特权阶级业已破产。在这个不受约束的青年人的时代,在这个希腊青年人的时代,赫拉克里特,那一阶级中最为傲慢的人物之一,作为天生的最优秀分子,并且是一位充满天赋的人,他声称,不管怎样,思想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可以说句实话,他变得缺少活力,其哲学质疑具有“苍白无力的特征”。在这种变动迅速的展示中,那些不爱思考的参与者其实只是在表面上完全埋首其中,以至于他们对自己毫无感知,但在这些人当中,赫拉克里特则成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他进行反思,而当他突然被迫对自身进行反思之时,其反思就会具有青年人所特有的抑郁,他会迅速感到自己已经变老,感到其周围的地球温度明显变冷。正是他的直率、真诚使那些涌现于我们脑海的言论在当时有些刺耳且过于引人注目。

这样,赫拉克里特就完美地从那种庸俗之人变成一位冥思苦索的哲

人,他的这一转变在希腊历史的猛烈大潮中出现得甚早,然而他所做的终究也只是对实际纠缠他的那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当时他大声呼喊——其哲学无关乎正式的论文或理论体系,但却是严厉的抗辩宣言——一切事物都在退让:毫无保留。在他之前,还有另一类探究者,他们所探究的是纯自然问题,他们似乎在不敬地推测可见事物的世界:太阳、星星、野兽,他们自己的灵魂与躯体是由什么组成的,是由什么样的主要元素所构成的,他们勇敢的争辩就是那个传奇时代大胆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系列的智力冒险活动,是在未知的陆地和海洋中进行的冒险活动,由此导致的知识上的无序状态显示出他们极具天赋和乐观自信的精神,但是不服从权威的年轻人(要记住,年轻[neotes]这个词还有轻率、傲慢的含义!)。仅仅依据零碎的证据去质疑,做决定,加以拒绝,他们不屈从于规律,不讲求方法,缺乏责任感。他们的观点也是变化不定的,他们有关可感知世界背后为何物的推测,在正常状态下,就是处于变动中的存在物表面的那些不稳定因素。

我们说表面,但在它背后真的存在着什么东西吗?看来,这就是赫拉克里特可能有意识地从实践层面向其大多数听众和读者加以否定的东西。永不停息的变化同样存在于其周围的事物和人们的思想之中——赫拉克里特这位悲观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哲学家,在这个刚刚步入青春期的世界中,就像一个少年老成的人,他十分渴望指导现实世界,毫不掩饰地认为能够抑制这个世界。这一思想精髓本身不会也处于这样一种永不停息的变化之中吗?从已消失的过去,其后短暂的存活到现在,而现在又会依次在瞬间消亡,这种令人困惑不解的变化就发生在现在的生活中吗?在那时,就有一位对自然与精神之事实作分析的敏锐的分析家,一位可能熟知所有知识的大师,而现在,一位精力旺盛的思想阐释者,他所做的也只是将其周围所有人和事的表面活动,归因于较为深奥和更具支配性的宇宙变化的潮流,他在悄悄地把表面坚固的地球本身从人们的脚下移开。蜕变的原理、火或洪水的无内聚力(但对赫拉克里特而言,这一些则是活生生的有关运动的实例,它们较为深奥难测但更具破坏性)是主要的元素所固有的,也同样是物质和精神所固有的。在

《克拉底鲁篇》(Cratylus)中,苏格拉底讲道,一切事物都在退让:毫无保留。^[1]但是流逝、消退的原理事实上就在本人。“任何人都不曾两次越过同一条河流”。而且,旅客自己也不具有同一性。在相同的时刻,在同一条河流上,我们登船或不登船:因为我们希望是也希望不是。而且假如它没有使所有的知识都成为不可能的话,那么这一迅速的变化就会使得它完全成为同类中的相关物,即是说,在柏拉图看来,它是微不足道的。在时间和地点的这一特定的消失点,人、个人就成为了“所有事物的度量”。

依照什么样的方法去认识(一些名称、一些消失的名称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去认识事物呢?在讨论了这个问题后,苏格拉底讲道),依照别人所传授给我们的方法或我们自己获取知识的方法去认识事物的本相(ta onta),可能是你我的能力所达不到的。我们甚至应当对这一自白感到心满意足,要理解和探寻事物的真相,就不能从它们的名称,而必须更多地从其本身来进行……克拉底鲁,为了仔细考虑我常常梦想到的一个要点——无论如何,我们可能要确认,美丽和善良本身是什么,而且不论美丽和善良各自是什么,它是某种事物吗?

克拉底鲁:至少在我看来,苏格拉底,它似乎是某种事物。

苏格拉底:那么,让我们考虑这个“本身”;不论是一张脸还是任何此类的东西都是美丽的,而所有这些东西是否都像水一样流动。但美丽本身是什么——我们可能要说——对其作界定的特性也始终不具备这一点吗?

克拉底鲁:肯定如此。

苏格拉底:假如它永远从人世间消失,那么我们还能对之作出断定吗?首先,它存在着;其次,它具有这种或那种特性;或者必定不存在,甚至如我们所言,它会立即变成某种其他的东西,并且依据其行程消失了,也不再像现在的样子吗?如今,从未处于同一状态下的那一事物怎么可能完全是一种东

[1] 原文所给的希腊文还有半句这里没有译出,整句可译为“在某处赫拉克里特说‘一切事物都在退让:毫无保留’”。——校注

西呢？

苏格拉底：它确实也不是任何人的认识对象；因为，正当行将从事认识的人无意中发现了它的时候，它会变成具有其他特性的另外一种事物；因此它将不再是这样的认识问题：它是怎样一种事物？或者它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之中？如今，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一种认识方式能了解那种他知道根本不存在的事物。

克拉底鲁：正如你所言。

苏格拉底：但是克拉底鲁，假如所有的事物都发生转化，而且任何事物都不会持续不变，那么完全可以从事任何认识的说法就是不合适的……而这一争论的结果将是，既不存在从事认识的任何人也不存在任何被认识的事物。另一方面，假如始终存在着从事认识的人和被认识的事物；而且，假如美丽是存在着的，上帝也是存在着的，并且这些确实存在的事物的任何一方都存在着，那么，在我看来，这些事物与我们现在所谈论的流动的河流决不相类似。因而，不论这些事物以此种方式存在，还是以赫拉克里特的追随者所确认的其他方式和许多另外的方式存在着，我担心，任何事物可能都是难以探寻得到的。但是，它肯定不会像一个有感知的人那样，将自身和自己的灵魂交付给名称的法则去托管，去为它们效力，并且信任名称和那些强制推行名称的人，好像任何人都是由此而认识某种事物的，并且坚持认为（从而损害了存在着的那一事物和我们自己的特性），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一种健全的特性，但一切事物就像有水流的陶瓶。^{〔1〕}

——《克拉底鲁篇》，439

但是，从某些早已提到的逻各斯的片断中，我们可以推定，赫拉克里特的学说还有它的另一面；毕竟他试图通过探索，通过一种合唱韵律符号——假

〔1〕 据希腊文原文，这段文字没有引完全，而且这里的译文有佩特自己的理解，与希腊文直译有所不同。下半句据希腊文直译为“但一切事物就像有水流的陶瓶”；上半句与原文不太一样，但英译中的“sound”有对应的希腊文词，意为“健康的”。另据查核的希腊文本的标注，这段文字出自标准本 440 而非 439。——校注